

名家随笔



## 提篮小买

高海平

小时候看过的现代京剧《红灯记》中，有句戏词特别流行：“提篮小卖拾煤渣，担水劈柴也靠她，里里外外一把手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。”说的是李铁梅从小就帮奶奶和爹爹干很多活，穷人的孩子成熟得早，当家也早。李铁梅虽然是戏剧人物，也一度成为人生励志的典型、学习的榜样。我这里把“提篮小卖”，化用作“提篮小买”，目的是记述生活中买菜的故事。以前，人们买菜是提篮子的，竹篮、柳条篮，女人挎在臂弯从胡同的菜市场穿过的身影既优雅又大方。虽然如今塑料袋泛滥，干啥都用塑料袋，但是提篮买菜的画面依然在脑中根深蒂固，所以，这里还是借用一下这个富有诗意的词。

自从外孙子上了小学后，每天早上8点之前送他到校，然后到附近的和平公园里散步，出汗，锻炼锻炼肺活量，回来时到大王菜市场买菜。五颜六色的菜蔬依据个人爱好渐次进入塑料袋，提菜回家。前几年，我曾跟着健走队每天早上在和平公园暴走，一小时走三圈，刚好6公里路程。参加该项活动的多是老年人。队里有两个七十多岁的老者，精神矍铄、步履矫健，丝毫不拖队伍的后腿，让人佩服得紧。活动结束后，他们还要到周边的菜市场买菜。说起买菜来，老者滔滔不绝，如数家珍。哪个菜店的菜便宜，哪个市场的鱼新鲜，哪个饭店刚开业有免费早餐，送鸡蛋的场面就更多了，不一而足，尽在掌握。

我打心里佩服这些老者，能下如此功夫。反过来又想，总得找点事干呀，跑市场、逛商店，既锻炼了身体，还了解了行情，何乐而不为。我却做不到，关键是没有如此大的兴趣，买菜也是直奔主题。大王菜市场规模大、摊位多、品种全、菜品好，菜蔬鲜亮、水嫩，养眼。至于贵贱倒没在意，看上哪一种便装袋称斤，扫码走人，简单快捷。当然，有时候也会多问商家几句闲话。那天看见卖鸡蛋的摊位堆了好多鸡蛋筐子，便好奇地问，每天能销售多少斤啊？一个男子回答，几千斤，吓了我一跳。再问，养了多少鸡，回答几万只，又一惊吓。这是妥妥的规模化经营啊。

我给自己定了个规矩，当天的菜当天买，这样每天到市场上转转也许能看到新鲜事。市场是个小社会，不同生意门道不同，感受也会不同。

有些老年人把买菜之事做得极认真。年龄大了思维可能会迟缓，嗅觉却灵敏地延伸到市场的各个角落。这路公交车上，那路公交车下，反正又不收费，刷卡乘车，四处奔波也在所不辞。看到他们一律拉着小拖车，带轮子的那种，一次能装很多东西。就在想，这些老年人的唯一爱好难道只是买菜吗？

有些老人，站在菜堆前不厌其烦地挑肥拣瘦，等离开时，只拿了一根葱、两个萝卜。终于明白，买菜对于一个老者来说，只是消磨时间的方式，与其说在买菜，不如说在消磨时光。

我也是个消磨时光的人，只是没有把更多的时光用在买菜上。提篮小买是一种生活的必须，但不是生活的全部。我常常在菜市场 and 家之间来去匆匆。时间不管是浪费还是节约，都在一分一秒地从眼前溜走，伸手抓不住，张臂抱不住，它看不见摸不着，但确实实实在在地存在。

过去，生活条件不好的时候，吃饭无疑是天下第一要务。远的讲，苏东坡为了生计不仅买菜还种菜。被贬黄州时亲手开垦几十亩荒地，种粮种菜养活全家。在惠州时，每日早起，在市场上与贩夫商贾讨价还价，斤斤计较。他在《答任师中》诗中写道：“柴米油盐酱醋茶，般般都在别人家。”调侃日常琐事。贬谪儋州时，海南生活条件艰苦，生计又遇到了问题，他还尝试烤生蚝、煮菜羹，并写信给儿子说：“无令中朝士大夫知，恐争谋南徙，以分此味。”依然不改苦中作乐的秉性和豁达。近的说，我小时候也是吃过苦的，村里人没钱，不存在什么提篮小买的雅事，提篮挖野菜却是常事，由此练就了识别野菜品种的慧眼。

想一想，城里的退休老人也只有提篮小买称得上正事，也是孩子们鼓励去做的。总比在麻将桌前一坐几个小时不动弹、还会因为输多赢少而动肝火伤元气要强得多。从另一个角度讲，不是老人们选择了提篮小买，而是提篮小买选择了老人。喜欢此等事务者当然高兴，不喜欢者也被逼得适应了。心里想，苏东坡都干过此事，我们算啥？苏东坡是被逼出来的，还逼出了诗歌。我等倒是自愿，能写出好文章吗？能像苏东坡那样做出“东坡肘子”来也是好的。

古人唤晒太阳为“负暄”，一个“负”字，便将人与冬阳的亲昵相拥写得淋漓尽致。唐人白居易在《负冬日》里道尽个中真味：“杲杲冬日出，照我屋南隅。负暄闭目坐，和气生肌肤。初似饮醇醪，又如蛰者苏。外融百骸畅，中适一念无。旷然忘所在，心与虚空俱。”冬阳暖暖漫洒，阳气缓缓渗入肌理，气血随之畅达，身心渐趋旷达，不知不觉间，便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，这便是负暄最本真的惬意。

冬日晨晓，最爱临窗而坐。泡一杯温热的香茗，看阳光穿透玻璃，在书桌铺展成一片暖金，漫过书页，裹住周身。此时捧一本古籍，践行张中行先生《负暄琐话》中“每日于百忙中，须取古今大著读之。至少数页，毋间断”的箴言，阳光与墨香交织，仿佛先生在侧谆谆教诲，心智随之清明通透。这般偏爱负暄之乐的，还有诗人陶渊明，他言“冬曝其日，夏濯其泉”，便可“乐天委分，以至百年”。顺应自然晒一场冬阳，无需繁复点缀，便得潇洒自在的人间清欢。



午后到公园散步，冬日的萧瑟早已被鲜活生机驱散。塑胶跑道上，慢跑者的身影舒展轻快；足球场上、篮球架下，一个个身影生龙活虎，腾挪跳跃间汗流浹背，欢呼声、呐喊声此起彼伏，蓬勃的活力让寒冬都暖了几分。老人们解开衣领，背向阳光伫立，任温软的光线浸润脊背，静静享受这难得的暖意。年轻妈妈们推着婴儿车，让牙牙学语的宝宝沐浴暖阳、滋养元气，她们一边交流育儿心得，一边逗弄着车里的孩子，清脆的笑声与宠溺的眼神，随阳光一同流淌。

忆起儿时乡村晴朗的冬日，负暄更是洋溢着烟火气的欢喜。男人们三五成群聚在墙根下，或谈农事，或行酒令，或比牌技，个个眉飞色舞，笑声震落檐角残雪。女人们围坐一处，手中忙着针线活，嘴里唠着家长里短，话语间笑声朗朗，冬阳洒在她们身上，宛若一朵朵向阳而开的向日葵。老人们则寻一处避风向阳的草垛，斜倚其上，慵懒笑意里满是岁月静好，负暄的快乐便从这份闲适里悄悄散溢开来。

负暄之乐，无关排场，无关俗事。它是室内书页间的墨香暖阳，是户外天地间的鲜活气息，更是记忆里烟火缭绕的旧时光。一缕冬阳，便能驱散寒意，熨帖心灵，让平凡日子漾着幸福的温度，这便是冬日里最朴素也最珍贵的欢喜。

## 负暄之乐

陈之昌

## 大雪落在清华园

莫怀北

一场寒潮过后，北京呈现出北方冬天独有的状态，天蓝得澄澈，阳光明晃晃地照耀着，风把叶子从树冠拂落，一街一巷在人群的巨大张力下充满秩序感。

林语堂《京华烟云》中描述的“人间最理想的生活”在这里：天气、地理、历史、民风、建筑、艺术，众美俱备，集合而使之成为今日之美。在我印象中，三十年前北京还是一派红色和灰色交织的色调，红的是故宫前后整个中轴线上的规整建筑，灰的是城市的天际线和之上的天空。街头人流熙攘，高楼大厦与胡同深巷并行不悖，麦当劳、地铁、可乐这些现代语词挤进耳朵。

这些年，由于工作、学习等诸多缘由，我往来北京较为频繁，随处都能看到这个城市与时俱进的印记。借着单位骨干人才培养契机，我有幸走进清华园，在约一个月的时间里，重新回归书斋，由各领域的专家学者授课，全然打开了新视界。大师者，在清华园有无数风流人物，王国维、闻一多、朱自清、邓稼先、钱学森、杨振宁、唐敖庆等等，不胜枚举。

上课的地方敞开一扇大窗，向南可以看到北大的博雅塔，以及周遭青黛色的建筑和群山。课余时间我四处走走，或者坐在长椅、石阶上，静静地看午后或者暮晚的阳光落在脚边。忽一日，天色由瓦蓝色渐向灰蒙蒙，酝酿半日有余，入冬后北京的第一场雪逶迤而来。窗外，雪花正在悄悄落下，扯开天地间的白色帷幕，万籁俱寂、行人三两，仿佛一场独角话剧。唐人高骈的“六出飞花入户时，坐看青竹变琼枝”，分外应景。

落雪后的清华园独具魅力，远处苍山负雪，碧野四合；近处檐角挂霜，满树银装，寂静且丰盈。积雪铺满小径，野鸭躲在芦苇丛中，一池水不再漾动，广阔的清华园里自有一番萧瑟之美。我沿着小路，从矮桥径直走向近春园，空无一人，石碑上挂着雪片，盖住几处文字，略显斑驳。折回水木清华，大雪

扑簌，人迹几无，自清亭宛若处子，几块大石清瘦嶙峋，似乎有些苍凉。一方小池中尚有枯落的水生植物，那些成对的鸳鸯却不知去处。工字厅前数行脚印，深深浅浅，消失在门后。雪花从屋顶滑落，振翅如蝶，环绕于曲廊朱栏。此时尚未觉冷，索性敞开衣裳，兀自走在茫茫大雪中，顿觉远山不是山、近水不是水，有种超然物外的感觉。北宋陈瓘的《卜算子·梦里不知眠》有一句：“要识三千与大干，不在微尘外。”这场大雪让一切尘埃皆有归处。

澄明间，我忽然想起，曾在某一处读到1924年的冬天，郁达夫冒着大雪探望潦倒不堪的沈从文的故事。沈从文从湘西到北平，报考清华、北大不中，蛰居于自己的“窄而霉小斋”，艰难地营造着关于文学的梦。而后，借由郁达夫激愤中写就的《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》，加之徐志摩的盛情邀约，沈从文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，肆意挥洒着湘山湘水孕育的才情，在文坛崭露头角。徐志摩有一首诗《雪花的快乐》，写道“假如我是一朵雪花/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/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/飞飏，飞飏，飞飏/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”。我不禁感叹，这雪花的行迹不正是这位“中国拜伦”的一生，由翩然飞舞向倏忽坠落，在中国诗歌的天空中生命短暂似流星陨落，却光芒长久如恒星闪耀。

夜色降临，一位诗人朋友恰好发来清华二校门的雪景，镜头前行人寥寥，不复往日喧哗，这座巴洛克风格的建筑仿佛遗世独立。穿过二校门，踏雪而行，日暮就在不远处，汉白玉的底色与这场大雪浑然一体。大礼堂巍然而立，注视着百余年来沧桑变幻。我坐在台阶上，摊开手掌，雪花片刻融化。一阵寒鸦声惊起沉思，我把视线重新交还给大地，在深厚的人文脉络之外，一个丰饶的清华园，正静默地绽放于身边。

回到住所，我在纸上郑重地写下一行字——大雪落在清华园，也落在我的心间。